

一个人的战争

林白 著

长江文艺
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战争/林白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9

ISBN 7 - 5354 - 1924 - 0

I . 一…

II . 林…

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1789 号

责任编辑:陈辉平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贺 凯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E-mail: cjlap@ public. wh. hb. 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公安县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125 插页:14

版次: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45 千字

印数:1—6000 册

ISBN 7 - 5354 - 1924 - 0/I·1460

定价:12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1 | 镜中的光 |
| 第二章 | 60 | 飞翔与下坠 |
| 第三章 | 136 | 随意挑选的风景 |
| 第四章 | 198 | 傻瓜爱情 |
| 尾 声 | 235 | 逃离 |
| 后 记 | 239 | |
| 附录一 | 241 | 林白创作随笔五篇 |
| 附录二 | 254 | 林白著作目录 |

镜中的光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。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这个女人经常把门窗关上，然后站在镜子前。她的衣服在椅子上充满动感，就像有看不见的生命藏在其中。她在镜子里看自己，既充满自恋的爱意，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。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，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。

她的被子像一朵随意放置的大百合花，柔软的棉布触摸着她灼热的皮肤，就像一个不可名状的硕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。她觉得自己在在水里游动，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，她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，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，她拼命挣扎，嘴唇半开着，发出致命的呻吟声。她的手寻找着，犹豫着固执地

推进,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,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,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,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,她的手变成了鱼。

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,令人难以置信地早。

在幼儿园里,五、六岁。

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,是一件不好的事。巡床的阿姨在走过来,快要走到我的床跟前了。听到她的脚步声我就克制地停止自己的动作,闭上眼睛装睡。

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,甚至在夏天漫长的中午,不放蚊帐,床与床之间没有遮拦,阿姨的目光一览无余,我要耐心等到大家都睡着,最后那个阿姨也去睡了,我才能放心开始我的动作。

她的值班大床靠窗,和我之间隔着许多小床,我躺在床上越过许多小床看她略高的大床(有点像在水上越过许多小船看码头),大床上有时是一般的长衣长裤,有时是浅蓝色的绸裙子,或者是黑色的棉绸裙,白色的短袖绸衣,胸前绣着花。

午睡的气息很粘稠,在夏天,蝉在叫,除此之外都被粘住了,奄奄一息。黄老师是近视眼,她不戴眼镜,她看人时把眼睛眯起来,如果值班的大床上是她,我就会放心,黄老师从不骂人,从来不出人洋相。午睡的粘闷气息涨满了整个大寝室,人人都被粘住了,四周

的空气像水，把我浮起来。

在中午，光线强烈，闭上眼睛又得张开，光线使人赤裸裸没有遮挡，邻床翻身、磨牙，轰然作响，脚步声惊天动地，多么多么不能尽兴的中午！

夜晚到来。

傍晚有游戏，然后到教室，坐在小椅子上，淡绿色，没有桌子。老师讲故事，或者大家唱一支歌，或者大家猜谜语。然后吃东西。我不馋，但我从未拒绝吃东西。有时是两颗杨梅，有时是一颗水果糖，或是一只芭蕉，比香蕉大，比大蕉小，叫“西贡蕉”，不知跟西贡有什么关系。有时是一只杨桃或者番石榴，最好是荔枝，这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佳果。大量的夜晚是吃木瓜，金红色，肉甜而厚，核像黑色的玛瑙，木瓜树树形奇异，是亚热带真正美丽的果树。切成一瓣一瓣，按顺序依次去拿。然后排队去洗手，排队去尿尿。每个人双手搭在别人的双肩，就成了火车，嘴里呜呜地叫着行进。火车从洗脸架开到厕所，再开到寝室，寝室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老师，给每个人摸额头，发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鱼贯而入，悄无声息，脱鞋，躺在床上，阿姨扬手一拨，蚊帐落下，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，谁也不会来。灯一黑，墙就变得厚厚的，谁都看不见了。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，把手变成鱼，鱼在滑动，鸟在飞，只要不发出声，脚步就不会来。

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，直到如今。在漫长的日子中，蚊帐是大同谋，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，才安全。

最喜欢镜子，专看隐秘的地方。亚热带，漫长的夏天，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，看遍全身并且抚摸。八岁的时候自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硬块，妈说去找北京医疗队看。坐在单车后架上，从B镇到新墟，十五里路，太阳晒着头顶。医疗队在公社卫生院，妈说他们都是专家，普通话有一种权威性，并且亲切和蔼，然后回到妈妈的县医院，到药房拿药，走进去，四面都是瓶子，各种颜色的水、药片及盒子。药的气味很香，香而干净，不同凡响，残留在妈的衣服和头发里。我的药是水剂，几个大玻璃瓶里的水混在一起，半透明、混浊，有白色沉淀物，吃到嘴里是酸的，酸而凉。药房的大人说：怎么这么小就有小叶增生？妈说：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她的同事说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妈说：她自己抓痒发现的。同事说不知是怎样的，让她给看看。妈说：她不愿意的。同事说：小孩子怕什么？妈说：她不愿意。

更小的时候，玩过一种跟性有关的游戏，肯定是一种游戏，书上说，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，大人不必惊慌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，这种性交不会实现。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莉莉之间，我六岁，莉莉七岁。莉莉是我的邻居，她的母亲是北京人。做这件事是因为阁楼上的模型、挂图和生孩子。母亲们宣传计划生育，肉色的人体模型堆积在阁楼上，塑料或石膏做成的男女生殖器模型，新奇，神秘，杂乱无章。在无聊的下午，偷偷走到阁楼上，生殖器们被剖开了断面，露出血的颜色，有些狰狞，更多的是肉色，用手按，有些是软

的,有些是硬的。有响声会吓出一身汗。没有响声,大着胆使劲看。空无一人。大人下乡了,开始时莉莉还没搬来。一个小女孩,站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生殖器模型中,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风景。在全世界,除了多米,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!

回想我的童年时光,阁楼上的生殖器模型如同肉色的花朵在幽暗的地板上开放,孩子蹲在地上,长久地冲它们瞪着眼睛,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情形。

看人生孩子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情。妇产科的平房,最大的房间就是产房,垂挂着深蓝色的布窗帘,窗台很高,要爬上去才能看清里面,我没有爬过,踮起脚尖也不行,站在稍远处,使劲往上跳跃,身体上升,眼睛对着窗子还是看不见,必须在跃起的同时,有风将窗帘吹开。从来没有这样的巧事。另有一只有利可图的窗,正对着产床,但需要绕到屋后,穿过勒鲁(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)围成的篱笆,踩着一地玻璃碴,还会被大人发现,充满危险和曲折,还要正好碰上有人生孩子才能看到。终于有一次,二万五千里长征,到达了那个窗口,窗帘没有被拉上,一个女人正在产床上躺着,两腿叉开,像阁楼上的模型一样的阴部活生生地长在一个女人的身上,没有遮挡,最大限度地张开,那一眼真是恐怖无比,就像有一幅古怪的画,已经看熟了它在墙上不动的样子,有一天它忽然活动起来,一欠身就从画上走了下来,吓得人魂飞魄散。在那个危险的窗口,我手脚一软跌了下去,再重新爬上的时候窗帘已经关上,看不见了。听见说话的声音,铁器相撞的叮叮声,和水(自

来水?)的声音。终于没有看见生孩子。

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?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。有一次听说有人在路上生孩子了,一个临产的女人,步履蹒跚,在穿过球场的时候孩子掉出来了,许多人都去看,球场的石凳上围了一层又一层人,挡住了视线。后来女人和孩子都被转移了,人也散了,走近石凳看,有一摊血,亮汪汪地暗红。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要出血,有时要死人。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。危险的事情对我总是有吸引力,是一种诱惑,全身紧张兴奋,同时绝望。曾有好心人劝我千万不要做某件事,不然以后会有极大的危险,我怀着恐惧和兴奋,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危险日子的到来,仿佛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。好心的人们困惑不解,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。

我同样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

难道我是一个潜在的受虐狂吗?

在漫长的童年期,我始终没亲眼看到生孩子。在宿舍不远的地方,在妇产科门口的枇杷树稀疏的树荫下,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生了,母亲说,它们是一串一串生出来的,有些日子全是男孩,另一些日子则全是女孩。像是预先被人配制好,插花着出来。在平静的日子里,有时会出现怪胎,无头儿或双头儿,它们被裹在鲜黄色的厚草纸中,由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勤杂工,拎到医院后面的山上埋葬,挖很浅的坑,夜晚有野狗,把白天的浅坑扒开。大人死了也埋在这座山,从来不会去更远,更远的山是石山,像桂林山水那样,美丽而奇特,甚至像仙境,但是不能埋死人,没有土。那座山叫螺岭,是一个神

秘和恐怖的地方。后来挖防空洞，医院的任务就在螺岭，大人们挖出许多白骨，人头骨，年深日久，不知是谁。孩子们在白天被领去看过，战壕深到大人的腰，没过小孩的头顶，泥土深处的气味凉森森地逼近全身。某些夜晚，防空演习的警报在 B 镇的上空呜呜鸣响，大人小孩，要从被窝里起来，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服，不许打电筒，不许擦火柴，不许哭，不许叫，迅速转移到山上防空洞。每一次都是假的，每一次假的都像是真的。

门口是一条马路，埋葬死人要从门前经过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有时有男女老少六七人，穿着白布帮的鞋子，头上扎着白布条，嚎啕大哭，边哭边说。这是 B 镇的老人死了。有时是戴着黑袖章的队伍，抬着花圈，这是机关单位的人死了。他们经过我家的门口，到达医院的太平间，太平间的门打开，出来棺材，黑色或者暗红色，他们一起走上山。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、叶子细长有臭气的树，不知叫做什么。B 镇的花圈一律用这种树的枝叶扎成。太平间和医院宿舍的厕所几乎连在一起，只隔着一个院子，院子里的草特别繁茂，繁茂而荒凉。上厕所就会想到身后是太平间，阴天或者夜晚，会想到鬼们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飘荡，他们长得什么样？

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想象死。外婆说，要是你爸不死，你就可以吃上很多糖果和饼干。我问什么是死，外婆说：死就是像你爸一样，再也见不着了。我问：他为什么要死呢？外婆说：他病死了。我问：不病就不死吗？外婆说：人都要死的。我问：我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

多米还小，多米还没长大，还要过几十年。我问：外婆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快了，外婆老了。我说：我知道了，外婆死了妈妈死，妈妈死了我死。我问：外婆你怕不怕死？外婆说：我老了，不怕了。

我每夜做许多梦，梦见自己的亲人死去，有时是外婆，更多的是母亲，她像电影里的革命者，江姐，或者韩英。铁链在梦里叮当作响，缭绕着母亲，她有时被流弹击中，仆倒在地；有时血肉模糊，鲜血如注。我在梦中清醒地意识到，我的母亲一旦死了，我就成为真正的孤儿，我只有八岁，我怎么养活自己呢？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常常是一身冷汗，但我知道，我从梦中回来了，梦中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终于逃脱了出来，我知道，母亲并没有死，她只是下乡了，我并没有成为孤儿，我只是一个人睡在家里，外婆是地主，她也回乡下去了。在那样的夜里，虽然不是孤儿，仍然觉得害怕极了，除了被子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，使我不至于一闭眼就掉到梦里去。

到后来，我梦见自己的死。

我总是被人追逐，无论怎样奔跑躲藏总是被人抓获，然后被押到一面高大的墙跟前，面对枪口，在被枪口对准的瞬间，我想，这次真的要死了，我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，紧接着眼前红光一闪，胸口一阵灼热，我便在真切的梦中死去了。

除了梦见死，最怕梦见和最常梦见的就是结婚，不知道小小年纪怎么会做结婚的梦。结婚在我的想法里也是一件可怕的事，我想我是永远都不会结婚的，我是

另一类人，但我常常在睡梦中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着，违背自己的意愿结着婚，结婚的梦永远是一个婚礼（没有任何婚后的生活内容，童年关于结婚的概念就是婚礼），像多次看到的大人的婚礼一样，不知为什么毫无道理地自己就被放在了一张桌子跟前，别人说，这是你在结婚，站在身边的新郎不是全班最差的男生就是B镇最难看的男人，我立即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来。在半醒半睡真假难辨的时候绝望地想道：这下完了。或许我害怕的只是差男生或者丑男人。

还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梦。八岁以前每次生病发烧这个梦都会如期而至。这个梦很抽象，没有任何情节可追寻，我至今仍无法猜到它隐秘的意义。由于它的多次重复，它的形象清晰而鲜明，像光谱一样的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有时是其中的几种，像彩虹，但不弯，是长条形，色彩短而粗，是竖着的，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，充斥着梦里的全部空间，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，快的时候色彩紧密，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，让人觉得难受，有时进入的程度慢些，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，长长一段的红色，长长一段的黄色，从容地鱼贯而来，这时就觉得好受些。有时来势汹汹，头就快裂了，忽然就慢了下来，很像快要憋死了又从水里浮出来。有时不是发烧，只是觉得难受，就会做这个梦。那段时间我体质不好，永远处于准病态，所以总是做这个梦。

彩虹的颜色来自哪里呢？

这个彩虹的梦缭绕我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，我病

的时候母亲总不在，她一年中在家的日子不多。病了我就自己睡觉喝水，以及做这个彩虹进入的梦。从来不吃药，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吃药会增强抗药性，到病得厉害时什么药就都没用了。那个时候我没有邻居，所有的邻居都留在防疫站了，我的母亲到了一个新单位，妇幼保健站，连站长在内一共四个人。大人全部下乡，窄长的房子，四层，地上的一层有一个别人的老保姆，我独自睡在三楼，这是一座奇怪的房子，每层都只有两间小而长的房间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那也许是从前的客栈，隔壁是一个盐仓，墙脚满是硝土，一片一片的。总之我就睡在三楼上，置身于空无一人的黑暗中，彩虹的颜色从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。

这个梦在我八岁以后就消失不见了，再发烧时也没有再来，永远没有再来。二十多年之后，我三十岁那年，我当时的男友送给我一个黑色的小钟，比巴掌略小，正四方形。有一个晚上我发现这钟面放射出彩虹的光芒，彩色的光线照在发亮的桌面上，成为一小片淡淡的彩虹光。钟面和桌面的彩虹两相映照，构成一个极为奇特的图案。这使我突然记起了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梦。我至今搞不清楚这种神秘的联系昭示了什么。我跟那人的关系破裂后，才发现，那个黑钟是一个可怕的象征，瘦长白色的指针，黑色的底，像一只长着白须的黑猫的脸，如同岁月一样阴险。

这只阴险的钟一直跟我到了北京，我既怕它又不愿扔掉。我想我无可救药了。

我在梦中一次次地死去，又在醒后一次次复活。在

夏天，我的夜晚从五点半开始，我搭伙的防疫站，晚饭是四点半开饭，吃了饭就没有事情可做了，有时去公园捡红豆，八点多才睡觉。如果哪里都不去，五点半就上床睡觉了，没有人管我，也没有地方可去。一个人在屋子里感到害怕，只有在床上才感到安全。上床，落下蚊帐，并不是为了睡觉，只是为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呆着。若要等到天黑了才上床，总要胆颤心惊一阵。从外面回来，走廊是黑的，只有在纵深的第三个天井那里才有灯，但我不用到那里去。我要上的楼梯在第一个天井的旁边，我独自上楼，脚步声在安静的黑暗中奇怪地响着，这使我觉得身后有人，我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，楼梯拐角处有一个灯，但很久不亮了。走过拐角处就能看见天了，是天井的天，有很淡的星星的光，脚步声从天井上空传出去，就没那么响了。我一直往上走，还有些紧张。然后我到三楼，开了门，开了灯，将门背后和床底下全都看一遍，拉上两道木门栓，全身松下来。厕所在房子深处第三个天井的尽头，晚上我从不喝水，这样可以不用上厕所。

如果我五点半就上床就没这么害怕。

我上床的时候太阳正在落山，光线很强地照射在床边的墙壁上，我就在明亮的光线中落下蚊帐，这使我感到无比安全，黑暗被我早早地关在房间的外面，它们到来的时候我已经躲在床上了，我靠墙坐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背上一片冰凉。有时躺着，太阳由金色变白，变灰，灰蒙蒙的时候异常安静，然后就是黑暗。黑暗到来使我松一口气。有时天还亮着我就睡着了，我在深夜醒

来,冥想死亡,我想到一个深长黑暗的隧道,一直掉进去,永不能再回来。

有一个愿望缭绕了我许多年,我幻想死后不用土埋,不用火葬,而是用太空船,将我扔到太空里,我将与许多星星飘浮在天空中,永远不会腐烂(有关太空的知识是我从儿童科普书上看来,我八岁就具备了良好的阅读能力,遍读了“少年之家”的藏书以及我家除了医书之外的大小读物)。我在黑暗中想象自己浮在太空中,没有空气,没有轻,也没有重,宇宙射线像梦中的彩虹一样呼呼地穿过我的肉体,某个神秘的、命中注定的瞬间,黑洞或者某个恒星炽烈的光焰将我吞没,我将再次死亡。

我按照外婆的年龄估算我的死期,我设想那是在二十一世纪,那将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,我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。我八岁的时候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,不像在长大成人后的某些时期那样悲观。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曾跟一个三十八岁的奇女人说我只要活到四十岁,这个女人肤色黝黑,眼眶深陷,美丽而深邃,她当时是个工人,但她读过普列汉诺夫,写得一手好字,她的字在我认识的女人中无人可比。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,叫北诺。

北诺不是本地人,说普通话,她在一家袜厂当临时工,这使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她从不跟人说她的身世,我只知道她没有家,没有固定工作,隐隐感到她可能有一个孩子。她用最平庸的布也能做出美丽而飘逸的衣服。她寄住在N城的一个远亲家里,在过道里铺了一

张极小的床，床头是窗台，窗台上晾着她捡来的玉兰花，有些已经干成深褐色了。北诺说，干玉兰花瓣用来泡在水里当茶喝。北诺说我只想活到四十岁太悲观了。第二年暑假我到N城去，北诺已从袜厂消失了，她的亲戚也说不清她的去向。

北诺一下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，如此杰出的女人她要到哪里去呢？她要干什么呢？我猜不透。

美丽而奇特的女人，总是在我生命的某些阶段不期而至，然后又倏然消失，使我看不清生活的真相。生命的确就像一场梦，无数的影像从眼前经过，然后消失了，永远不再回来，你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正经历过某些事情。

我常常想，只要我写下来，用文字把那些事情抓住，放在白纸上它们就是真正存在过的了。我甚至不相信电脑，我的电脑不带打印机，我在电脑上写作，存在硬盘和软盘里，机子一关，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写作像做梦，关机就像梦醒，我不能确定我刚刚写的东西是否真的能再出现，因为我看不见它们。每当我写完一篇小说，我总是来不及修改订正，常常是急如救火地找一个可以打印的地方把文字印出来，只有看到了文字我才会心安。在这种不放心的状态下写作使我很不舒服，于是我放弃了电脑，重新获得了自由，有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感觉。

我不知道北诺是不是我的梦，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本来我可以去查一下我的日记，这是我的记忆的可靠见证，但我来北京的时候行色匆匆，仓皇出逃，无法